

茶座 艺术家

Techhouse for

Artists



总 第 一 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卷首语】

在一次山东出版集团的专家咨询会上，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金明善先生找到我，委托我做《艺术家茶座》的执行主编。他们的《茶座》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好几种，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影响了。《茶座》系列虽以学术通俗化作为目标，但俗中见雅，品位不低，而我素来认为当代艺术实在有启蒙的必要。市场上几本“言必称希腊”的艺术欣赏图书的热销，固然现象可喜，但从受众的角度来看，“言必称希腊”的审美趣味和现实主义的习愤眼光，已使标榜修养的艺术成为“保守”思想和庸俗虚荣者的温床。另外，今日世界艺术格局中的主流——后现代艺术的实践以不拘形式传达观念著称，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经典艺术，已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何况它与其他人文学科互融，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需要这些思想营养的。因此，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答应了金社长的邀请。

还是应了那句俗语：“想时容易做时难。”首先是“学术通俗化”，艺术界对理论性较强的文字早有看法，片面者认为理性的叙述，损害了艺术最本质的特征——“感性”，因此出现了一个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艺术史研究模式：主要着重古代——对已经发生了的图像做超越于创作之上的归纳、总结，而面对正在发生的、鲜活的当代艺术的批评则是职业批评家的责任。但是批评家一旦成为职业，必然带来一种可称之为“职业的语言”的东西。因此，至今艺术离大众仍然是远的，能写《茶座》式亲切和随和文字的作者并不太多。其次是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沟通，《茶座》毕竟不是纯艺术丛书，它的读者是所有的人文爱好者，《茶座》的平台是“茶馆”，这就要求作者的立场最好是“茶客”，最多是个“说书人”而已。但是艺术家大多视个性为自己的性命，理论家、批评家同样如此，因此同样的一个问题、一件事，如何选择角度，便又成了一个难题。

困难还有很多，但我和出版社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先把第一辑编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再努力去改进，以求完善。

目录

艺术家

Teahouse for Artists

001 卷首语

现场记录

004 红色“墟”——关于“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 / 冯博一

013 放人归山 / 吴 琦

品藻

030 再见山庄 / 雷子人

040 婴幼儿的本能 / 王永生 杨 东

考工记

049 日光城的民族之光——拉萨藏族民间金属工匠采访报告 / 杨 阳

海国图志

061 东巴文字与现代设计 / 王超鹰

066 地中海——一个中国设计师的漫游 / 唐林涛

人物漫说

081 天道无亲亲者近——雷子人印象 / 王九楼

画界聊斋

088 解衣般礴 / 尚 刚

093 从一个老美协干部的去世谈美协 / 陈履生



主 编：钟永诚

执行主编：杭 间

责任编辑：吴宏凯

学术助理：连 晔 刘向娟

编 委：丁 宁 岛 子 冯博一 孙振华

张晓凌 张 敢 朱青生 陈丹青

吴 鸿 吴 勇 尚 刚 贺西林

金明善 顾 铮 靳埭强

Teahouse for Artists

设计人语

095 有心有梦有情 / 靳埭强

097 为匠正名 / 张小平

100 器用设计——中国艺术设计史漫笔 / 大 舰

影像

106 摄影于我 / 顾 铮

113 维尔托夫飞翔的电影眼睛 / 陈岸瑛

谈话即道路

126 漫谈商业景观与城市秩序 / 马 泉 滕晓铂

小凤丢手绢

138 边走边唱——刘索拉访谈录 / 金小凤 刘索拉

一本新书

156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及其他 / 连 晔

现场记录



红色“墟”

关于“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

冯博一

但凡涉及到两国或几国的所谓国际性艺术联展，共同展示和相互交流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也是很空泛的。交流什么？如何交流？其共性与差异性体现在哪里？怎么体现？这都是需要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考虑的问题。关于这次展览我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德两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化中寻找一个交流的连接点，同时这个主题也应该是由当下的现实文化情境而生发出的，以使两国参展艺术家能够面对一个都有某种经验和感觉的主题进入创作语境。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到在中、德两国的现代史中，都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红色”背景，尽管其历史进程、特征有所不同。由

此我提出了“红色记忆”的策划命题。但在具体的现实操作中，由于受到了某些限制，我又将展览更名为“左手与右手”。

“左手与右手”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名词，对这一概念也可以从一个很宽泛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从世界范围来说，文化全球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意味着人类文化由机械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的共同、共存，以至交流、融合。而世界文化融合的实质在于各个文化个体吸收和融合了世界其他文化个体的多样性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即“合而不同”。以“左手与右手”作为展览的题目，是试图将“全球化”概念比附于人的身体机能，将“左手”与“右

手”比附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本土概念，意味着在文化全球化浪潮的趋势下建立一种相互之间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支撑关系，使全球化中的个人价值观和传统的集体性记忆相互中和，寻求文化在全球语境中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以适应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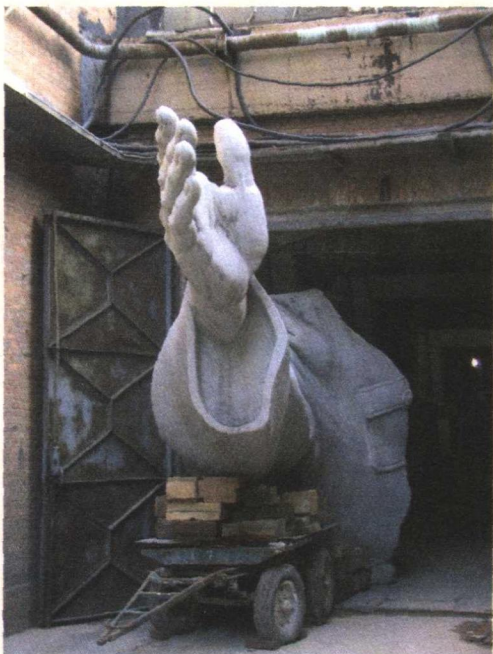
当然，作为一位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策展人，在旅德艺术家朱金石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时，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中国本土策展人将西方艺术家纳入到我们策划和展览系统内的挑战。我们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方中国作为他者形象引起



《艺术为人民》装置 徐冰

了西方的关注。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艺术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已呈长驱直入的难遏之势，并在中国本土寻找到相当程度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已变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生产的资源，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代码，

并成为大规模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部分。因此，从总的状态与趋向上考察，中国当代艺术仍处在被动的观看之中，处在一种被“俯视”或“低视”的状态之中。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频繁亮相，但其主办者及策划者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和偏见，很难在相似与差异中与西方形成真正的沟通和平等的对话关系。由此导致了当代中国艺术家殚精竭虑地揣摩西方人的心理，塑造并展示所谓的“当代中国艺术的形象”。虽然中国当代



《衣纹研究—右手》

装置 隋建国

本土艺术家在自己现时的地域空间中难以充分地展示,有其众所周知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的“选妃”方式也是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形象”变异的重要因素。鉴于此,策划这一展览,是希望德国当代艺术作品在中国的地理与人文空间进行呈现与播散,



《重装》 装置 Jaana Pruess(德)

以使中国的当代艺术机制在“仰视”西方艺术系统时的疲惫和惶恐中得到化解,自信地生成并确立出一种自为的、独立的、稳定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也许有人会指责这种心

个人生存状态,展现了文化混杂时代里的不同体验。这里有传统价值与新的环境的结合,也表达了个人价值之外的相互沟通和了解的不可或缺,从而为当代文化打造出一种

态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我仍确信其在当下的文化全球化中的必要性。

我们邀请、选择的中、德参展艺术家正是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各自特殊处境,提供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另类想象与表现。他们以本土方式处理了不同时空的

《拆解,存档》 装置 程广





《永久自行车》 装置 艾未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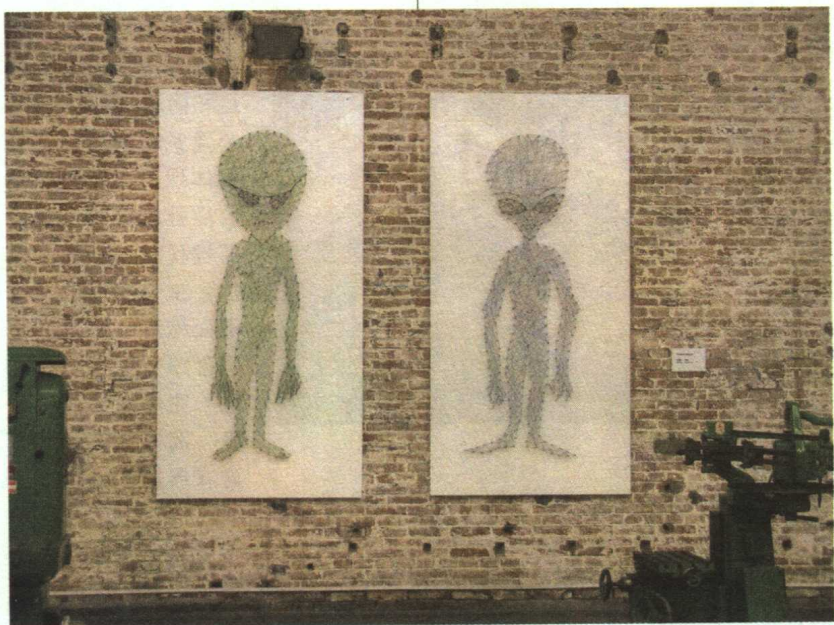
谰的语言层面。其原因是那时作品的内在精神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所有题材都严格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它的图式是标准化的构图，人物形象是公式化的，没有性别特征和人性内容，所有的艺术场景也都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名义下，远离了真实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解构有其逻辑上的必然。

然而，倘若剥离这些作品的艺术为政治服务和宣教化功能，仅从这些作品的图像上分析，这些作者的创作是充满激情且十分真诚的，

图像具有纯粹、力量、极简的特征。我的策展主旨是试图在剥离特殊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之后，提示出一种积极的甚至是亢奋的革命激情，并通过多种媒介从上述模式中试验、转化出新的创作起点，促成一种新



《鸡毛信》 装置 王音



《外星人》 装置 Patricia Waller (德)

的语言表述方式，表达出艺术家对当下文化场景的立场和态度。

所以，展览的题目和主题没有一个必然联系，如果说有关系也只是一种大概概念和具体小概念之间的词汇转换，或是在大的文化全球化框架内一项来自民间的交流项目，属于现实策划中的技术性处理，因为任何当下的文化艺术

交流项目尽可涵盖其中。而我的本意还是在“红色记忆”的规定性范围内展开。这次展览比较幸运的是在选择展览场地时，得到了艺术家黄



《最好的》 影像装置 Sabine Gross(德)



《辞海》 装置 吕胜中

锐、徐勇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大山子艺术新区的798厂原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工业规划和建设的重点，是由当时的东德建筑师设计完成的援建中国的项目。现在已

是只能依靠出租厂房来支撑局面。它的命运和简洁、纯粹、宽敞的建筑体本身，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现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侧面缩影；一方面也契合、印证了“红色记忆”主题在当下的处境，而成为充分展示这次展览作品的非常

理想的替代空间。

“红色”和“记忆”在这次展览的语境中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限定词。“红色”是诱惑、召唤、激情，甚至是疯狂的颜色，在历史中体现革命

《戏》 照片 缪晓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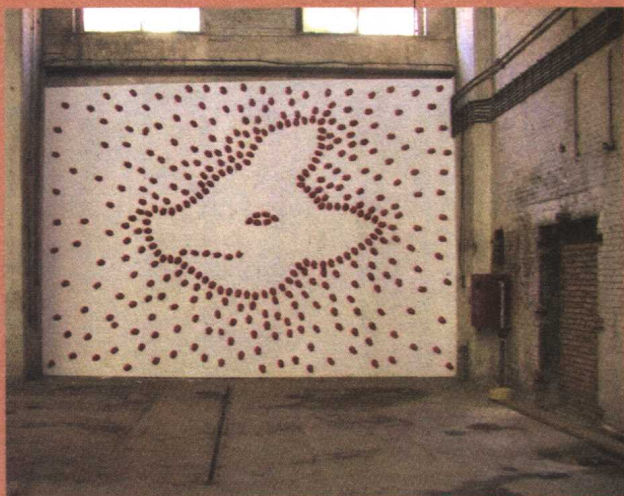




《花样年华》 装置 秦玉芬(德)

者理想的亮色；而“记忆”是试图将已获得的经验保存下来，由此也产生了抗拒丧失的想象。两者构成彼此的表层与深度结构。这样的诉求方式带有针对我们当代艺术现状的忧患和祈盼。所谓忧患是指，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已不是来自于外部的限制和压抑，因为现在民间的活动空间已愈来愈大，而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系统的自甘堕落。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利益化生活本身对艺术家精神深度的强制性伤害，而是艺术家面对多重利益的纠结与诱导，已越来越无法找回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必要的自省能力，忽视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一切扭曲个

人立场的世俗利益与物质欲望的必要反抗。换句话说，就是一些艺术家在作品中批判、揭露、消解的对象恰恰是其在现实生活中所享受的内容，这就在创作逻辑上形成了一种悖论与怪圈。所谓祈盼是指，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创作只是对自我恪守的文化立场的一种检视与张扬。他是以时刻警惕和时刻怀疑的方式，融入喧嚣生活之中又退居其外，然后以独特的审美发现来展示自己对现实、历史以及人的生命的独到认知。即把那些对当下物欲横流的焦虑和对人文精神的急切呼唤投射到历史意识之中，通过对“红色记忆”的重新解读，为我们这个缺乏精神原创力的所谓“全球化”，发掘出历



《猪》 装置 王书刚

史的红色遗产，也为21世纪无所适从的现代人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现状，寻求存在的合理依据。对有过这些经历、经验的艺术来说家是“记忆”，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是“新知”，不同的意识形态可能会赋予他们不同的含义。从而重新接续起人们久别的历史情感，使人们通过“红色记忆”再次与历史发生联系，它修补了断裂造成的无限恐慌，重新凝聚于历史想象的红色旗帜之下。

关于这次展览的作品，尤其是作为中、德两国的联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我的策展理念，这不是可以由我个人来评说的。我也深知这多少有一点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

彩，但这是我目前观察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在与断裂的历史建立微妙关系的现在，红色记忆的重新书写与想象，但愿不仅为本土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另一种可能，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追求，或许也会受到观众的某种期

待和欢迎。如果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并引起关注，那是我的希望所在。



《当代艺术火车站》 装置 宋冬

放人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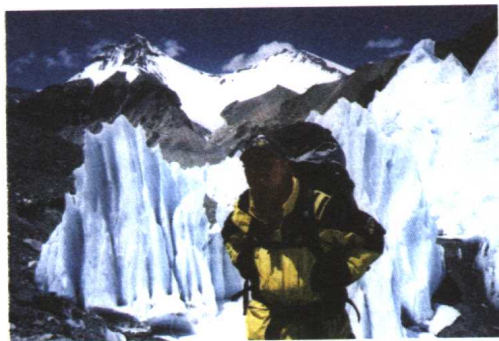
吴 琦

■ 华兹华斯有诗云：它存在于感觉的时光中／仅仅是那一刻／比起那多年的冥思苦想／给予了我们更多启发。借来表达我在冰塔林中穿行时的心灵体验还算贴切。我在想，如果1994年的王家卫，上过一次珠峰冰塔林，他还会不会给《东邪西毒》起那个著名的英文片名：Ashes of Time（时间的灰烬）？

很久以前读过一本书，是学者李零写的随笔集。书名用了一个成语——“放虎归山”。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话：

因为梦想有一天能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我常常会想起一个词，这就是“放虎归山”。

一个学者，为学术所累竟犹如虎落平阳，写下一些性情文字，找回点儿自由表达的感觉，就好像将动物园笼子里已被“驯化”的“病虎”放回深山进行“野化”一



样，算是一种环保举动。据说人类的远祖最早就住在山上，后来一步一步走向平原，终于走出一片文明的天地。今天，似

乎很多人又为都市文明所困，想方设法“自我放逐”。长走，远足，攀岩，登山……大的方向就是回到山里去，我们索性借李零先生的光，名之：“放人归山”。

人往高处走

2003年4月16日

5点40分被闹铃叫醒。一段时间以来的纷乱忙碌从这一刻起被

另一种节奏替代。我们终于摆脱既费神又不过瘾的纸上谈兵状态，开始向结果未卜的操作层面接近。飞往拉萨的航班在春光乍现的首都机场等待我们靠拢珠峰。6点40分从办公地出发，8点顺利到达机场。行李超出额定160多公斤，一群好嘴围着航空公司的人大讲这次珠峰直播的伟大意义：“我们是代表人类去纪念50年前的极地英雄”云云，好说歹说还是罚了一半的款。虽然候机大厅里满是为防“非典”戴着口罩的人，却似乎并未影响我们的情绪。办完行李上二楼吃了些早点。早餐桌上大家感叹在家有早点吃的人是多么幸福。有人立即表示“虽无饭做，却有爱做”。哄笑。看来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来送行的领导魏主任连点单带买单加嘘寒问暖充分表现了对下级春天般的温暖，差点执手相看泪眼，一直挥手送别把自己留在了疫区，儿女情长，不在话下。

为了清空一下自己的思绪，就没将诸如《进入稀薄空气》之类的登山书籍作为旅途读物，于是胡乱带了一本湖南美术社编辑陈侗写的《自己的世界—法国的生活与艺术》，冒充波波一族。就着飞机上聊胜于无的淡咖啡，囫圇个儿翻完全书：从巴黎午夜出版社与“新小说”派的渊源关系进入，一直说到生活在法国的一群中国艺术家（读到一些熟悉的名字：陈箴，黄永砗，蔡国强，费大为，侯瀚如等）。中间很松弛地写了新小说的过去和今天，巴黎街头

的涂鸦艺术，还有吕克·贝松的电影，罗伯-格里耶的访谈，书中有一段话引自书评家皮埃尔·勒巴帕：“人们可以在德瓦诺的照片中捕捉住50年代，在戈达尔的影片中捕捉住60年代，在安迪·沃霍的画作中捕捉住70年代，对于80年代而言，则是艾什诺兹和他的四本书……”艾什诺兹是当下新小说派的主将，很遗憾没读过他的东西，回去补课。另外，有一处解词我觉得很好玩儿：“静物”一词的法文是nature morte，直译则为“死的自然”，这和英文的still life（静止的生命）完全不同。看到这里的时候，一不留神想到那句都被整个节目组和山友们说滥了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的锦句：因为山在那儿。

除了读书，今天还有重大战绩：吃了三顿午饭。飞机快到成都时在机上吃了一顿鸡肉饭，我戏称之为“鹤发鸡皮”，白米饭和毛孔粗大的鸡肉紧紧摆在一起，让这个词挥之不去。双流机场转机又吃一顿担担面（还是家乡饭好吃，安逸）。将近拉萨，飞机上又开饭，义无反顾吃之。

登协拉办从机场接我们到酒店时已是17点30分，整整在旅途中消耗了12小时。好在接我们的司机长得特像徐克，感觉自己又在江湖上行走了一段。

以上所引是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纪念人类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大型电视直播节目《2003，站在第三极》的

前方导演和总摄像从北京出发去往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的第一天的日记。书写地点在拉萨河边的喜马拉雅酒店。日记中提到的“登协拉办”有一个长长的全称：中国登山协会《2003，站在第三极》纪念攀登活动拉萨办公室。从未与过日记，预感这次经历会是一生中的重要回忆资源，加上一直喜欢阿城的《威尼斯日记》，于是东施效颦，打算每天写一篇，凑一本《珠峰日记》。但是我现在手里并没有这样一本厚厚的日记，表面的原因是主持人李小萌一到大本营就发现自己带的笔记本电脑在旅途中遭到损坏，而她需要电脑准备每天要说的词儿。公家事当然大于个人的小九九，让列宁同志先用（顺便说一句，李小萌同志现在手里有一本厚厚的珠峰日记）！其实更深的原因是，在珠峰大本营的日子，外在工作生活的琐碎、重复与内心感受的复杂、飘忽，形成强烈的反差，每次在帐篷里提起笔都因从不同线路汹涌而至的思绪堵住笔管，难以成文。这才发现阿城的气象很难简单复制，不服不行。事实上我的日记在拉萨呆的第三天就因故未能写成，第二天的日记也不长，索性抄录于下：

珠峰日记 4月17日 拉萨

昨天晚上饭喝了二十碗酥油茶，又吃了一大堆东西，加上写日记，2点30分才睡觉，夜里风很大，想象在大本营帐篷里的弟兄们一定睡不安稳，发自内心地想尽快和他们在一起。

早7点被昨晚的酥油茶憋醒，同室的刘壮也醒了，他非说早饭时间是7点，于是起床。临出门，看了一眼老铁印发的通知，原来定的早餐时间为8点。俩人被迫在房间里胡乱聊了一小时天。到了西餐厅，人家说没预定，直接改了中式早点。爆嚼六个肉包子，不提。

饭后徒步去了大昭寺，祈愿登山及直播活动全程平安。寺前照例有磕长头的人，他们的身下多垫了棉垫子，伏地的双手也有保护措施，虔诚之中也开始考虑到对人的关怀。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我想神也不愿意看到人们磕得头上都是茧子。我双手合十加入了朝拜的人流，发现不停抚动转经筒也是需要体力的。后来我甚至联想到藏传佛教的信徒们不断的转经，转圣湖，转山，其实从客观上也起到了进行体能训练的效果，这使藏族地区的居民更加适应高山生存。反过来他们也更崇敬庇佑生灵的神山。

老赵拜得比较仔细，每一尊佛像都接到了她的祈福。我能感受到她肩上的压力。

大昭寺旁多是各种小店，老赵小萌各有所获。饿得不行的时候，大家进了一家挺小资的餐厅。吃的“西藏餐”（西式藏餐），牦牛肉牛排十分好吃，售价30元。

突然下了点小雨，刚才还嫌累赘的冲风衣派上了用场，再次体会到未雨绸缪的好处，提醒自己千万别感冒。回酒店，狂睡不止。晚饭水煮鱼。



直升飞机扬起的雪尘散去之后，雪野中站着—个面无表情的夏尔巴小孩，我想象的江湖路上就应该有这样的场景。

日记中提到的刘壮是体育部派出的英文编辑；老铁是我们的后勤总管——制片主任；老赵是总导演赵淑静。我们是最后一批到藏的电视台人员，因需与后方导演组协调工作，一直拖到登山队王勇峰队长为参加直播活动的人员定下的进行高原适应的最后期限，才匆匆从北京出发。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每个人的高原适应性，我们将无法承受直播期间繁重的工作量。毕竟高原不比平地，同样在拉萨呼吸一口空气，所获得的氧气量是海平面的三分之二，如果到8000米以上，氧浓度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从第二天短短几行字的日记来看，一派平静祥和的景象。“当天大

事，在祀与吃”。像小说和电影一样，这么安静，一定有事要发生。第三天的日记何以中断？我，发烧了。2003年4月18日，我竟敢发烧！在此前一天，我刚收到电影学院老同学的电话告知，谢飞老师染上了SARS。幸好拉萨不是疫区，也没有专门的“发烧门诊”。而发烧的我压根儿没往“非典”上想，当时的心情，却是被“非典”之外的另一片寒光所笼罩着。

2002年2月7日，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突击营地。攀登进程的第5天。

今天是攀登开始后最狼狈的一天。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听使唤地磨着洋工。和我做伴走在队伍最